大幕升起，登島

我喜歡演戲，因為在舞台上，我不是我。我只是一副空洞的身軀，填塞著角色的靈魂。

路伊吉・皮藍德羅（Luigi Pirandello）是我非常喜歡的劇作家，他在劇本《六個尋找作者的劇中人》中寫道：「在角色誕生的那瞬間，它就立刻獲得了獨立自主權，超脫於作者之外，因為每個人都能在作者從沒想過的情境下，想像角色的一舉一動，而角色也會賦予自己一個作者從沒想過的嶄新意義。」

每一部劇本中的每個角色，在劇作家收筆的那一剎那，都彷彿被注入了生氣，成了有靈的活人。不管是哈姆雷特還是林黛玉，不管是奧德修斯還是荻野千尋，都是活生生、擁有獨立性的個體，有自己的價值觀、道德觀和人生觀。

演員必須收起一切自我，試著將自己壓縮得卑微而渺小，如同重力奇異點一般，在不同的劇本設定中，大霹靂出角色僅存於舞台上的人生。

故事是一座沒有邊際的海洋，角色是四面無援的島嶼。演員必須獨自漂浮，在一大片文字汪洋中，尋找自己該要上岸的島嶼。踏上舞台，上了岸，演員必須和角色逐漸同化、適應、成為一體，暫居在陌生的島嶼上，直到謝幕、離場。也許就像是古人所說的「心凝形釋、物我合一」吧！

在每一片故事海洋中，我必須重新熟悉每一座角色島嶼：它是火山島還是珊瑚島？地處熱帶還是溫帶？島嶼是大還是小？土質是堅硬還是鬆軟？所有的答案，都要靠自己在每一次讀本、每一次排練時去找尋。對演員來說，這樣的過程是安靜且細膩的，是漫長且困難的。

站在斗大的鏡子前，我必須讓自己認不得自己，我的身軀早已外借給角色的靈魂，所以從站上舞台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此隱姓埋名，也忘了自己的個性。在演出時，我在島上能做的，頂多就是在腦中搜尋類似、相關的人生經驗，然後倚著角色的靈魂、自己的身軀，「生活」出來。關於演戲，美國動作片影星史蒂芬・席格有一句話深深影響了我：「The secret is not to act, but to be.」在舞台上，演員只有兩個選擇：支配角色，或是被角色支配。不管是前者還是後者，你都必須「成為」那個角色，而不是「演」。

在上一齣戲中，我是青澀而不敢面對自己的高中生；在這一齣戲裡，我是從越戰生還卻不願提及自己戰功的軍人；而下一齣戲，也許我會是太平盛世中涉險伴虎的老臣，或是千禧年間意外喪子的德裔美籍老奶奶。

演員應該要是千變萬化的，因此有時劇終了，演員會受困在孤島上，無法從故事的海洋中逃出來。而有時劇本突然傾盆而下，演員會迷失在故事大海中，遍尋不著那一座等待著自己身軀的角色島嶼。

有時候我真的無法進入角色當中。看著鏡子，我的笑容很勉強，我的哀傷很虛假。我很清楚，我在假裝，我在扮演，而沒有成為角色。也許下一秒我就會被一行又一行的對白海浪淹沒而斷氣。

演戲是一件孤獨的事情，外人幫不了你，只有自己心領神會的時候，才能遠遠看見沙灘。老實說我有過不少次想放棄的心情，理由有很多：我和角色不合、我無法理解劇本、有時甚至是我受夠了演戲這種孤獨的藝術。不過，我總是沒有勇氣半途而廢，也許我該感謝這份懦弱，才讓我站上舞台時，能夠領略那專屬於孤島的美麗。

「辜導，請讓我再排演一次！」

余子宏

熱愛文學、音樂、戲劇，目前專攻翻譯，最近的夢想是寫一本小說名叫「如果這世界香蕉消失了」。